

中国文学出版社

绝世风姿女

重说大清侠妓赛金花



阿成著

重说千古风流·野莽主持

重说千古风流 · 野莽主持

◎ 阿成著

绝世风姿

重说大清侠妓赛金花

中国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绝世风姿：重说大清侠妓赛金花/阿成著. - 北京：

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9.1

(重说千古风流/野莽主编)

ISBN 7-5071-0422-2

I. 绝… II. 阿…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0300 号

绝世风姿

重说大清侠妓赛金花

阿 成 著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编: 100037

冶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5

字数: 120 千字 印数: 1—20000 册

ISBN 7-5071-0422-2/I·458

定价: 12.00 元

重说千古风流

绝世风姿

(重说大清侠妓赛金花)

阿成著

野莽主持



阿成：东北作家。荣获中国首届鲁迅文学奖。代表作有
英文版小说集《空坟》。

重说千古风流

野莽

千古可不可以重说，我以为，可以重说。为什么可以重说？因为此前说的并不怎么科学，不怎么到位，由于诸多的原因到不了位，常常把些疑问留给了后来的读书人。而后人虽可疑却不可问，想咨询又无处咨询，司马迁们是早已经过世了，历史又是不能够真正重演的，重演的是影视与歌舞，那玩意儿虽说也古香古色，老腔老调，然而天知道，编导是肩负着怎样的政治使命，差遣他们的职员去演绎人造的惨烈与悲欢。要想知道当年的那档子真情，惟一的办法是翻史书。而史书又是什么？史书不就是历朝历代的皇帝老儿发工资让宫廷文人写的一堆破材料吗？这些所谓的史书若是符合了皇帝老儿的御意，作者可以被赏个官做，长一级工资，附带还可得点终身津贴一类的东西。但要是不符合呢？那么借用一句毛泽东的话说，事情自然就要走向它的反面了。焚书坑儒你听说

绝世风姿

过没有？打右派你听说过没有？文化大革命你就更是不可能没有听说过的，那史无前例的熊熊烈火对于喜欢发几句异议的臭知识分子来说，几乎相当于火葬场里的火。

鲁迅曾经盛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话音是落在《离骚》上的。而《离骚》是什么？《离骚》是投江诗人屈原的文学作品，那么鲁迅话中的意思更多的则就是夸奖司马迁用文学的手段写下了历史，不仅刘邦和项羽等人物的形象刻划得好，而且文中还掺有作者的悲怨和爱憎。可是我总在琢磨着一个问题，天汉二年，李陵兵败被俘而降匈奴，司马迁因为站出来替他申辩，触怒了武帝，噗嗤一声被扔进监狱，又咔嚓一下被割了卵子，于是他在狱中忍着剧痛，发愤修史。不朽的《史记》就是这么修出来的。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史记》是一部大型的纪实文学，说报告文学也可以，总之是需要采访，需要深入生活的。可是我们的太史公的卵子被万恶的汉武帝下令割了，伤势终生难愈，痛不可当，想必行动极为不便；何况就是极便也便不了，身在狱中，怎么能够出去采访？故窃以为，他这部经典性的大型报告文学，在真实性上也许还不是百分

之百的。可称“史家之绝唱”的《史记》尚且如此，其他的史书就不用说了。

而且还有另一个不容忽略的问题，即后人对于前史的发挥，同样也因为诸多的缘故，往往显出过余的聪明。看梅兰芳大师演《霸王别姬》，凄凄惨惨唱罢一通之后，宝剑蓦地朝那玉脖上一抹，千娇百媚的美人虞姬是何等的壮烈，整个儿一位不愿拖累丈夫的革命家属。然读《项羽本纪》，直到垓下之战，关于她的记载才八个字：“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随后当项王唱罢了那首千古悲歌，又续写了七个：“歌数阙，美人和之。”太史公并没写她拔剑自刎，当时的真实情况很可能是，鉴于历代英雄关键时刻为了逃命而不顾家小，她哭求项王万万不要抛弃了她，于是突围途中，死于汉王骑将灌婴的五千追兵。也许让正史加上野史，再加上轶史与不传之史，以此定作求得历史结论的公式，然而它们却常常是那么的水火不容。去夏一日，我忽从报上看到一则短文，说潘金莲是河北省清河县黄金庄人氏，生为大家闺秀，知书达理，其八世祖曾官于贝州甘陵郡（今清河县），早在武大郎考中进士之前，两人就结为夫妻，婚后恩爱有加，还生下了二二得四个儿子。夫君武

武大郎原名武植，河北清河孔宋庄（今武家那村）人，明朝初年进士，身高八尺，曾任山东阳谷知县，清正廉洁，在任期间把本县治理得一片太平，比现在的很多县委书记都有能耐。盖因为这对夫妇没有借给一位落魄文人银子，便被那人骂作淫妇矮夫，在愤而返家的时候一路用笔写将回去，并配上漫画沿途张贴。想必是以后的施耐庵先生路过此地，看到了他留下的标语，甚觉有趣，便信手将二人拈进《水浒》。至于如何又有了兰陵笑笑生的禁书《金瓶梅》，用我们今天的话说，那是把一个章节扩展成一部长篇的艺术，说明这位至今不显真身的兰君对这一个“淫”字的兴趣又大过了施公。

我觉得这段轶事很有意思，次日居然查到河北清河县志办公室的电话号码，一个电话拨了过去，我说我是一位北京的作家，看到某报某日关于某人的文章，想问询一下消息是否属实。县志主编沈世运先生当即向我保证，报上写的事情绝对是真的，不信可以坐车去黄金庄调查，说解放前有鼓书艺人到庄上说书，一不小心说到武松杀嫂，庄上的人立刻拖枪舞刀，大叫先把他给杀了，吓得艺人抱起大鼓屁滚而逃。至今一见电视里出现潘金莲，自家的电视

机虽舍不得砸，频道却是能换的，大老爷们儿宁可改看少儿节目。沈主编热烈欢迎我去为潘金莲和武大郎写一本平反昭雪的书，恢复两个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事后我仗着一时热血，曾邀好了电视台的朋友，准备扛上摄像机，一道去清河采访潘、武二人的后裔。我甚至为我的小说想好了名字，叫作《浑河》，意在历史的清河原本不清。然而诸多的原因使我一拖再拖，拖至今日终还没有去成，只是向那位一心等着我的沈主编寄赠了两本我写的书。类似这种与传说有违的志书，尚不在少，譬如我的湖北老家，均州县志上所载的陈世美，便明明是一个清官，并且少年及第，此前本没有什么妻儿，此后也没有什么公主嫁他，与黑脸老包更不是一个时代的人，所谓秦香莲者，无非是民间剧作家为他裁下的赃，目的是为了让他死于龙头铡下。若在今天，作者是犯了破坏名誉罪，要赔偿名誉和精神损失费共计多少万元人民币的。究其陈氏被陷的原因，竟与潘、武二人大抵相似。

这类故事越发加深了我对历史的成见，每听世人根据史书而对历史人物的省力的品评，内心总是好发异声。今年春夏之际，我去从事

绝世风姿

专业写作的策划眼看就要成功，单位的挽留却使我的美梦再次破灭，看来命运是要我长期做一个编书的人了。忽然我想，何不发出一个呼吁，纠集一批朋友，为我所欲为，打开人脑以及电脑，以各自的审美，重说千古风流，或多人说一人，或一人说一人，或一人说多人，说的必是历代被人众说不一之人。应召的朋友们都是当今文坛快马，文功武艺在我之上，口号一旦喊出，不出一两个月，小说也便纷纷寄到了我的案上。其中最为神速的应数东北好汉阿成，百年不遇的洪水涨到他的家门口哈尔滨市道里区，他一边要抗险救灾，要把面包送到亲人解放军的嘴里，一边还得圆满完成我交给的光荣任务，两个星期，为大清名妓赛金花作了一部漂亮的新传。湘潭才子聂鑫森，其屁股坐在出国的飞机上，其心却在天空中想着秦淮才女董小宛。津门绝活大师林希原也是看中了赛金花的，此花既被阿成捷手先摘，只好改写玉峰歌伎陈圆圆了。北京老倌星竹为母夜叉孙二娘的人肉包子所馋，决心去考证那江湖悍姑嫁与张青之前的一段隐情。炮兵作家阎连科似乎是因为司令部设在北京清河的缘故，心仪河北清河的潘金莲久矣，一心要为那千古淫妇讨一

个说法。然而未写几笔，腰伤复发，上西安求诊时还打着腹稿，听说要留下住院，从医院给我打来一个哭兮兮的电话，说是野莽啊，我在为你卖命啊，能不能宽限几日啊？

这套书中的五个风尘女子以不同于史说的全新姿态闪亮登场。在《绝世风姿》中，赛金花是为了一个美丽的少女之梦，立志要做一个状元夫人才跟着女友走上花船的，在那里果然奇遇了状元洪钧，后来的真正走上卖笑生涯，那是为洪府所弃和乱世所迫。《霜天梅影》里的董小宛不仅是才女，而且是贤女，当她的风尘姐妹如李香君、柳如是等的夫君纷纷变节事清之时，惟有她和她的知己冒襄相依寒门。《清风朗月》是一幅充满象征主义意韵的国画，风是大清之风，月是圆圆之月，陈圆圆一生从老国戚到吴三桂，从吴三桂到李自成，又从李自成回到吴三桂，这枚质色皎好的月儿身上浸透了权力男人的臭汗，直到坐家修行，弦断月落。《阴晴圆缺》的写法甚是别致，将历史的人物置于现实的土壤，因爱武二而嫁武大的潘金莲为了小叔以及全村乡亲的利益，把自己的肉体作为牺牲，但最终却成了东方的羊脂球。《红颜夜叉》应是《水浒》的前奏，孙二娘少女时代曾

绝世风姿

遭强暴，由此走上开店以至落草的道路，这个被污辱与被损害的形象，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女林冲。五位朋友五仙过海，把五个女人的一切行为都写得有缘有故，合情合理。

第一辑的五本书稿终于到齐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一种古书的做法，小说是配有绣像的，这时恰有一位名叫吟龙的年轻画家送我画集，我顺便要他为这五书画上插图，并且明确规定一书十幅。画家在一口答应之余，竟还主动提出再画五幅作者的漫画，放在各书的前扉。这简直令我欢喜不禁。事情基本上就这样定下型来，二十天后，他将五十五幅画图规规矩矩地面呈给我，我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把这些插图按照情节插进编校已毕的五书的激光清样。至此我方可以吐一口气了，余下的工作是出片、印制、推广和发行，同时还有第二辑、第三辑参写作家的选择和邀请。我希望，我号召，全国最好的作家们都来参加我发起的这场重说千古风流的运动，这是一场有意义的运动，它的意义绝不仅在写作。

1998年11月15日匆于听风楼



A

七月酷暑，我半裸着身子，摇着一把白纸诗扇，翻看着有关大清名妓赛金花的各种资料，吁吁唏唏地琢磨着赛金花这个女人，觉得真是有点不可思议。

赛金花是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一位名震大江南北的名妓。在北京城，赛金花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用现在的话说，她的特厉害，是娼妓界的大腕。尤其是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那会儿，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和牌位一样的皇上载湉都逃往西安了。洋兵在京城撒着欢儿地杀人、放火、抢夺、强奸，把北京城搞得像酆都城一样。根据《庚子京师褒恤录》记载，光是这个时候为大清国殉节的“领导”及其家属就有二千多位。

在黑色的七月里，感觉在北京主大事的，能够或多或少地保护一下中国老百姓的，而且就这事儿能与外国侵略者斡旋的，并维护一下大清国面子的，竟然只有三十七岁的妓女赛金花、“赛二爷”这么一个人了。这就不是不可思

绝世风姿

议，而是不可理喻的事了。

B

除此之外，赛金花本人也极富传奇色彩，她在当今应当是少先队员的年龄时就在苏州当了妓女，之后从良，幸任了一阵子“状元夫人”，并随着当了钦差大人的丈夫，去访问欧洲四国。丈夫死后，重操旧业，又干起了妓女生意，还摊上过一桩命案，之后，又嫁两夫，也都没过个三年两年的，都死了，所谓连克三夫。倘若包括流产在内，又等于是她连夭过三子。

C

与此同时，赛金花还是京城娼妓界南班的创始人。一直与达官显贵周旋。

D

因为与克林德夫人斡旋有功，叶赫那拉还召见过她。听说，光绪帝为她还写过一篇东西。